

“后人类史学”的挑战

□ 王晴佳

北京大学 历史学系 北京 100871

一、未来的人类和人类的未来

当代世界史坛出现的“后人类史学”探索,顾名思义就是希望探讨是否走出以人为主的史学传统,另辟蹊径,探究历史研究和书写的新方法、新视角。“后人类史学”在近年的兴起有一大契机,那就是近几十年来医学、药理学、生物学、心理学、电脑科技、基因工程等学科和领域的重大进展,特别是被人简称为 NBIC 的新兴科技领域:纳米技术、生物科技、信息技术和认知科学的巨大成果,让人看到了一个“后人类”的现象。其基本含义是由于/借助这些科学技术的新成果,人的演化、发展已经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。譬如人工智能研究的长足进展,使得机器人(或“赛博格”,也即“生化机器人”,为控制论和生物体的合写)在许多方面,已经超越了人类的能力。谷歌的“阿尔法围棋”(又音译为“阿尔法狗”,因为“狗”是日语对围棋的称呼)击败了世界上顶尖的围棋手,便是一个显例。而“赛博格”缘起于 20 世纪 60 年代的太空技术。宇航员为了克服上百光年的高速旅行所带来的不适,在人体上移植了机械的神经控制机能,让人能承受外部空间的挑战。这种生化机器人既是机器,同时又是人,具有人的感情、情感和思维。显然,“赛博格”在许多方面不但超越了“阿尔法围棋”,而且还远胜于人类。医学和药理学的发展,也同样改造了人。以写作《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》而闻名遐迩的福山,在 2002 年出版了《我们的后人类未来:生物科技革命的结果》一书。他在其中指出,当代神经药理学的发展,使得“百忧解”和“利他林”这两味药颇为畅销。前者治疗忧郁症,而后者则针对多动症。福山指出,这两味药的研制及其成功,本身体现了科技的成果,但它们也代表了一种潜在的危险后果,那就是让人可以通过药物来控制原来的喜怒哀乐等自然情感。福山认为,这两味药现在看起来有益于病人,但其发展方向则十分堪忧。如果政府能强制人

服用这些药,那么在药物的作用下,将来的人便不会乱说乱动,即使受了委屈、压榨和欺负也会毫无苦痛之感,更无反抗精神。所以福山认为这样的“后人类”状况,其前景不堪设想。

而就“赛博格”而言,其含义颇为广泛,因为其原意是指虽然是生物体,但又植入了机械的装置,获得了超越人类的能力。以当今世界而言,整个的生化机器人大多出现在科幻小说和电影(《星球大战》《机器战警》等)中。虽然它拥有人类的情感,但在其他地方,却又迥异于人类。比如作为生化机器人,理论上它不会衰老、病死。这一长生不老的物种(加上其他类型的机器人),在现代科技的发展下,将会以不同的形式不断研发出来,那么人们应该怎样与之相处呢?同时,以人类本身的进化而言,在新的药理学的帮助下,医学界已经研制出不少新的方法,延缓人的衰老,克服了一些以前致人类于死地的病症等。2018 年的诺贝尔生理学 and 医学奖就授予了美国和日本的两位科学家——艾莉森和本庶佑,因为他们研制出了新的治疗癌症的方法,用提高人自身的免疫系统能力来对抗癌症。其实在他们获奖之前,已经有人断言,将来的人们不用闻癌色变。新的药物已经在不断地研发出来,如“派姆单抗”等,癌症将会像其他曾经困扰人类的病症一样,得到有效的控制和克服。对于这些医药界的成就,人们一般都会感觉欢天喜地。但从另一个方面考察,当代世界许多国家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,如果将来人类真的进入不死的境界,那么我们将如何对待和处理人类与自然界相处的问题呢?也许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,2018 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诺德豪斯和罗默,这两位美国经济学家的贡献是指出人类的活动、生存、持续发展及其最终未来,必须考虑与自然界的联系。显而易见,自然资源并不会取之不尽、用之不竭,而“人类世”的出现,已经对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形成了前所未有的挑战,改造了地球的历史。

最近几十年来,不少思想家就当代出现的这种统称为“后人类”的状况,做了许多理论上的思考和探索。这些探索有不同的称呼,如“后人类主义”或“超人类主义”,乃至“反人类主义”等。海勒是在这方面较早进行探究的学者。她在1999年出版了《我们怎样变成后人类》一书,指出在统称为“控制论”的领域,生物、信息科技、人工智能的最新突破,已经让人达到一个新的认识论的高度——人的理性无法像18世纪启蒙思想家所描述的那样,从感知事物出发逐渐获取理性的归纳、总结和分析。相反,人的认识过程就像一个“反馈回路”,人的认知对象和人的感知与思维之间交相互动,没有以前所谓的主观与客观之分。因此海勒认为,所谓的“后人类”,不是指人类的终结,而是指人类作为世界的主人、主体和主宰这一类观念的结束。换言之,人类已经进入一个新时代。在这个新的时代,人必须学会与其他物种和平共处。

二、展望“后人类史学”

哲学界、思想界对现代科技的发展所开拓的“后人类”社会及其未来的思考,林林总总、众说纷纭。与上述这些理论思考相比,历史学家在理论思考方面尚没有太多明确的贡献。但环境史、动物史的研究,在许多方面实践和论证了思想界对“后人类”状况思考的结果,可以视为历史学界对这一“后人类”现状的回应。在此基础之上,笔者还想就思想界对“后人类”状况的论述,对历史观念、历史研究和历史书写将会产生的潜在的挑战,提出一些个人的观察。

首先,“后人类”状态的形成,将会改变历史研究和书写的对象。姑且不论环境史家如何描述地球的历史、动物史家如何讲述动物的故事,即使我们还是以人类活动为历史研究的中心,那么现代科技的发展,也已经让史家不得不重新审视研究的对象,因为人类所构成的原有的两性关系、家庭结构、群体意识和社会构成,本是历史书写的主要内容,但在现代都有了显著的改变。比如人的寿命之延长,已经促使人重新定义青年、中年和老年的区分。人际关系起始于家庭的构成(父母子女等),而在现代,除了有许多单亲家庭,还有不少同性的家长,也即两位同性恋者组成的家庭,其子女(常常从试管中诞生)与其家长的关系显然与众不同。还有“赛博格”等机器人的出现,已经参与、介入了人类的情感、家庭生活。现代有不少人选择与机器人相伴,反而与其他人类疏远。这些新型的家庭、社会关系,将会成为未来史家注意、分析的对象,因为它们已经是社会和历史的一个自然组成部分了。

其次,如果“后人类”状况的出现,促使史家书

写一种“后人类史学”,那么这一史学的主题,即便还是以人的活动为重点,仍将会与之前的史学呈现相当大的不同。因为从历史学的起始,人类的生死搏斗和爱恨情仇,便是永恒的主题,经久不衰。西方的史学之父希罗多德写作《历史》,起因是想记录希腊人殊死反抗波斯帝国侵略的丰功伟绩,而司马迁的《史记》也以描述荆轲刺秦王、项羽乌江自刎等事件而流芳百世。但如果人的生死、爱恨及人的弱点、缺点都被现代科技所改造和克服——如有人选择与机器人生活,就是因为后者完全顺从人的意志——那么这些爱恨交织、荡气回肠的历史书写主题(如古希腊美女海伦背叛其丈夫而引起特洛伊战争的事迹),都必然会被取代。“后人类史学”的主题内容,更多会处理多种“物种之际”的历史。

复次,“后人类史学”在方法论上,也将有很大的改变,因其处理、描绘的对象,往往,甚至一定不被文献资料所包含。近代历史学的发展,循着一条化约式的道路行进,其结果是将历史学的研究范围愈缩小,常常局限在政府档案所呈现的史实之内。而实际上,人类活动远远超出了这些范围,二战之后妇女史、劳工史、日常生活史等学派的出现已经对这种治史理念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。而如果再进一步,从“后人类”的视角出发,将人类史只看作整个历史演变的一个部分,那么文献资料也就自然而然不是历史书写的主要依据了。如何扩大史料的范围,将挑战历史学的未来。

最后,“后人类史学”将对人们的历史观、世界观和宇宙观,产生一个剧烈的冲击。在此,笔者想再用一部电影——2016年美国拍摄的《奇异博士》为例来做一说明。在这部电影中,医学博士、外科医生史传奇由于车祸而损伤了双手,为此他辗转找到了在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的至尊魔法师古一,希望得到她的帮助而治愈他的双手。但古一见到史传奇傲慢自满,便教导和演示给他看,人类所见到的,不是一个“单一的宇宙”,而应该看到一个“多重的宇宙”。古一还把史传奇丢弃在喜马拉雅山的顶上,说他如果能克服自我中心的意识,便能穿越空间,顿然回到她的身边。我想这部科幻电影所展现的,在很大程度上揭示了“后人类史学”的主旨,那就是人需要克服自我中心的观念,看到在自身世界之外,天外有天,存在着更为宏观、广阔的天地。笔者以为,不管我们是否同意或认可“后人类”状态的存在,我们也许确实应该抱有这样开阔的胸襟、培养这种开放的心态,以迎接和参与历史学的更新和变化。

■ 《史学集刊》2019年第1期,原题
《人写的历史必须是人的历史吗?
“后人类史学”的挑战》,约13000字